

休
书

不要忘了，
我是公主，你是臣。
好，我的公主，
澈臣今天就冒犯了。



公主 要休夫

柳上青 著

台海出版社

休
书

不要忘了，
我是公主，你是臣。
好，我的公主，
微臣今天就冒犯了。



公主 要休夫

柳上青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主要休夫 / 柳上青著. --北京:台海出版社,

2013.6

ISBN 978-7-5168-0159-8

I. ①公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4227 号

公主要休夫

著 者:柳上青

责任编辑:孙铁楠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通联图文

责任校对:李书秀

责任印制:蔡 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, 邮政编码:100021

电 话:010-64041652(发行,邮购)

传 真: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th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字 数:220 千字

印 张:18

版 次: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68-0159-8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 录



Gong Zhu Yao Xiu Fu

楔 子	1
第一章 真幻公主	6
第二章 和离三部曲	34
第三章 隐身传说	61
第四章 兄妹情未了	91
第五章 心有千千结	121
第六章 假面先生	148
第七章 义兄来袭	176
第八章 双双劫难	202
第九章 宁负天下,不负卿	231
第十章 历劫重生	255
尾 声	281

楔子

夜空，一道闪电划过，漆黑中隐有七星穿梭而过。

绝壁，溶洞深处时深时浅的呻吟声隐隐传出，听起来似乎压抑得十分辛苦，但在寂寥的深夜却无所遁形。

“不要……过来……”洞中溶水滴答，半裸男子的侧影瑟缩，像是受了极重的摧残，此刻他犹如待宰羔羊，徒然睁着一双警惕的眸子，放射出野兽般盈盈的光芒，全身散发的肃煞戾气却无法震慑住提剑女子的脚步。

“你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不会杀你。”蒙面女子缓缓地从洞口踉跄而来，素巾已为鲜血所染，执剑的手微微颤抖，不屑地扫了一眼地上的男子。心想：还好，不过是一只刚刚修成人形的九尾狐妖，想必遭遇命劫，无奈躲在洞中疗伤。

乔正岳乍听此言，剑眉猛地一皱，眸光冷冽似箭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刺耳的音符，冷哼一声。若非刚刚经历飞身成仙前的万年大劫，狐王岂会任你一个凡尘丫头摆布？待女子拖着沉重的步伐越走越近时，他忽然嗅到一股淡雅的幽香，仿似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映日粉莲。莫非她亦是修仙之身？乔正岳几尽狂喜，盘算着如何吃掉眼前的大餐来获得修补元神的内丹。

“哦！”洞中湿滑，女子依附着石壁方才保持站立，眼见男子的眸光突然变幻莫测，似有狼倾。女子冷笑，以剑尖相向，结果脚下一滑，剑尖不偏不倚将乔正岳的右肩刺穿，害他倒抽一口冷气，眸中肃杀的绿光一闪：这可恶的笨女人，不吃她难解心头之怒！

现在方知什么叫虎落平阳，焯阳公主一把扯下面纱，以剑柄之力支撑起身体，丝毫不在乎剑尖下乃是血肉之躯。强忍住来自身体深处一波又一波的暖流侵袭，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再不……她会有性命之忧。也许



公主要休夫

是觉得地上躺着的半裸美男还有几分姿色，她的眸色泛起一片殷红，犹如滴血。“听着，快拜我为师，终身不得忤逆于我！”

男子愠怒，眸中寒光迸发，虽然身体散如烂泥，但他乔正岳乃是修炼万年的狐王啊，怎能拜一凡间女子为师，还要终身听命于她？笑话！

“快！否则……我……”又一阵暖流袭遍全身，几乎要灼伤凌烨阳，虽然尚未经历人事，但她知道那是什么，逃亡这十天来，一次比一次发作得厉害。那卑劣的蓝苑皇——慕容珏，为了得到她，还有什么手段没有使出来？握剑的手开始威胁地颤抖，乔正岳的肩便随着她的抖动而有节奏地配合着，真叫一个丝丝肉痛。

女人的容颜无疑是惊艳的，但他是谁，他是以美颜著称的九尾狐族，什么样的美人没见过，便是他自己也比这女子胜过几分。故而他的注意力仍在凌烨阳的剑尖之上，“贱……贱人，你敢？！”抽痛到不可抑止地瑟瑟发抖，乔正岳狠狠地咬唇，如果眼光能够杀人，估计烨阳已死得连残渣都没了。

“哼，能拜在本宫门下，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。孽狐，你若有胆不从本宫，一时三刻……一时三刻便叫你现形！”烨阳自知此时霸王硬上弓太没人性，但她也是受害者啊，她心中本也有个牵挂的人，但现在无论如何也等不及了……鼻血缓缓流下，再接着便是眼睛、耳朵……

乔正岳惊骇，但不是被女子此时七孔流血的容颜吓倒，而是骇于她一口报出了他的家门。要知道他毕竟是万年狐妖，轻轻松松能道出他本尊的，别说是凡人，便是仙人也要是上仙。可恨他此时因为天劫，褪了法术与修为，一时间无法恢复，竟然不能看出女子师源何处。

“看来……”凌烨阳拔出剑，带出一浪血迹，气喘地准备捏诀迫他就范。

“……”乔正岳痛苦地呃了声——这女人，太可恶！什么叫虎落平阳他也知道了，男子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喉咙口滚了两个字，“师……师父……”

“哈，嗯！”女子终于得到了想要的，忍不住有些得意，“等我好些，便教你修仙的法门，现在……”凌烨阳猛扑下来，差点把男子的牙齿都磕掉了，这也太……

“呃，不好意思，看不见……”烨阳安抚地摸了摸男人俊美的脸，终于找到了他的唇，实在是等不及了，胡乱地亲过去。

乔正岳忍无可忍地坚持着，抵死不从啊！人家虽然已经是万岁的老祖，



但是人家为了修仙从不近女色的。你这不识好歹的凡尘笨女人，休想坏我真功、破我真体，休想得到我！

“乖，张开嘴！”女子此时只当 he 是一只狐宠罢了，宫中宠物何其多，再多一只异类也养得起。

“呃！”万年的狐王也只有破功的份啊！一股甜腻的花香扑鼻而来，女子舌尖笨拙，却十分香甜，滑入男人口中时，便搅动了 he 万年不动的凡心。身体本能的反应让他怒不可遏，却又对此无能为力，只能怨自己功力尽失不能招架色诱。

“我本有心仪之人，但，现在情非得已。你既拜我为师，便要终身听我差遣，紧守师徒之礼，不可越雷池……唔……”男子渐入佳境，无师自通，一改被烨阳蹂躏的窘境，反客为主，纠缠着女子柔软的小舌霸道地吮吸，几乎想将她整个吸进腹中，又岂容她喋喋不休地以师之名。

是你先不仁的，叫我怎么紧守师徒之义？原来，你仅把我当成了情非得已的替代品？狐王勃然。

女子薄怒，终是发现找了位难缠的主儿，但现在也没有其他可用人选，心里懊恼之极，挣开 he 肆虐的舌，娇喘道：“现在，与我心念相通，替为师逼出情蛊之毒……”

什么？搞了半天，你只是要我替你逼出蛊毒？乔正岳本来准备献身的火热身子慢慢变冷，这可是万年来 he 第一次有了某种欲望，这个败类女人，竟然弃之若帚！

“徒……徒儿，你……你听话……快帮我逼出蛊毒，为师……受不了了！”烨阳气喘吁吁，伏在乔正岳身上，再不似先前那般强横，软软地窝在他怀中，听着 he 心跳加速。本来就红到滴血的脸色，涨热难耐。

乔正岳终是心软，胸口上女人示弱的动作让他心动了，唇舌传递中，心意是如此的契合，像是某种本来就应该相拥相嵌的神志。这样的双修未免太纯洁，却叫他有了心动的感觉，只想不停地吻住她，再吻住她。

渐渐地，烨阳的体温开始转为正常，蛊毒似乎得到了安抚，她虚脱地承受着他的吻。

乔正岳睁开眼，眸光炯炯。他惊愕于女子所习的修仙正宗法门，竟然令他如此快地恢复了三成法力。他伸手环住她，却想要得到更多了。就在他心



公主要休夫

猿意马，只想东风压倒西风时，一朵粉红莲花隐隐自女子胸口现出，五彩霞光，绚丽夺目。他愕然，同时意识到自己今天真的是遇到宝贝了，原来此女竟然是到下界历劫的九天莲女。

“七窍玲珑心……”这可是得道成仙的圣物，只需一瓣便可令凡人起死回生……想到此处，乔正岳骤然脱出情欲，眸中一片冷冽，如果此时夺走她的莲心——妖界之王的无尚法力便可得到恢复，届时的天下，便是妖界称霸的天下。

凌烨阳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选择的人竟然乘她之危，奋而夺走了她的玲珑心，怎一个痛彻心腑？昏迷前，她蹙起秀眉，似乎恍然：此狐必不是表面上那般孱弱，他竟然能够看破自己遁隐的心，看来自己真的是看走眼了。看着金光闪烁的莲花心脏被他抓在手中不得挣脱，烨阳虚弱地笑了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倒了下去。

“你拍二，我拍二，两个小孩打电话……”凌悦然孩子气地半挂在准老公身上，“唉，你咋就这么笨呢，左右不分的？幼儿园的游戏好不好咩？”

肖东华闪着一双迷人的笑眼，一伸手便把未婚妻捞入怀中，坏坏地乱亲几口，问：“可不可以玩成人游戏啊？”

“你去死啊！色鬼！”凌悦然举拳相向，两个人蛇游般腻歪到床边。肖东华用力推倒凌悦然，翻身而上，“色鬼要吃肉！”

“哈哈……啊——”

就在两人干柴烈火一触即发时，凌悦然突然觉得胸闷得厉害，想要躲开肖东华纠缠的唇舌却是无果，徒然地张开绝望的眸子……

她看到了什么？

琼枝映雪，梅花落地。突然，清澈冰凝的寒潭因异物而暴起冲天的水花……

“公主——”婢女妩燕远远奔来，手里的暖炉“咚”地滚落，“快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我家公主落水了——”

“咚！”又是一阵异物入水的声音，哗哗作响。

已经喝饱了水却还在一个劲喝的凌悦然睁着一双无神的眼，她很想知道明明自己跟准未婚夫在玩亲亲，怎么一眨眼就掉进了深渊寒潭，关键是她快要窒息而死了。



那一身金盔铁甲的男子犹如天降神兵，踏波而来，一伸手便勒住了她的腰。

是不是在做梦，这寒潭如此深幽，如何看得这么分明？

管他呢，反正得救了，凌悦然心想。然后头一歪，便睡了过去。

岩岸之上，隐在树干的玄衣男子一跃而下，潭下的动静令他莫名浮躁，眸光寒彻。

“你？”本来已擦身而过的妩燕猛地顿住脚步，警惕地扭头瞪视，那惊恐的表情与活见鬼没什么两样，脑中警报鸣响。直到潭面暴起自家主子被打横救起的身影，她的一颗飞出去的心才算收回了一半。

妩燕死死地攥住自己的双手，方能保证不动拳脚，咬牙道：“竟然是你？！”

“是我又如何？”玄衣男子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凛冽的笑意噙在嘴边，没入夜色。

“三年了，还是没能逃过你的魔掌。但不知二殿下是如何破开乔府的天雷阵，寻到我家公主的气息？”

“这还得感谢你这个小小花妖。天雷阵只是屏蔽了子母情蛊之间的引线，但你的气息呢？”男子捏诀唤风，欲乘风归去。

“你——”妩燕目瞪口呆，双手往胸前一护，脸上一阵火辣，心中更是燃起滔天之怒，冷恨道：“蓝苑国迟早要亡，从皇帝到王爷，全是一帮卑劣无赖！”

“西凌国迟早也要亡，从公主到婢女全都是淫娃荡妇！”男子的声音很有磁性，犹如念诗般说道。

“你……”妩燕一张俏脸气得青绿，弹开腰间宽帛，只听当啷一声，软剑出鞘。

“被本王说中便恼羞成怒了？哼！皇兄当时自食‘情蛊’，被‘情蛊’反噬，才被你有机可乘，若是我……哈哈……”男子侧目，身影突然一长，风一吹袅袅不见，“恕不奉陪！”

妩燕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救自家公主要紧，忙收了剑往主子的寝院奔去。

第一章

真幻公主

京城之中，若说权势，谁也大不过皇上，但若以颠倒众生的惊艳之姿立于朝堂之上的，唯乔卿无二。

乔府素来以忠君护国为己任，代代被皇帝委以重任，及至乔正岳这一代，更是传说不断、风头正劲。

相传，乔母年过三十仍无生养，某天得皇帝恩赐前去“大相国寺”跪许心愿后，方得了乔正岳这一子嗣。乔家自然对这一子嗣看得比眼珠子都重，但未料此子对奇门修仙之术十分着迷，乔老将军便将他送与“天山道人”为徒，这一走便是十年，幸而自他之后乔母又生养了一儿一女，也享了儿女绕膝的天伦。

三年前，乔正岳不过是个在外从师的贵族公子，未料归乡探母时，机缘巧合，竟然被烨阳公主看中，不顾他家中早有娃娃姻亲的表妹，烨阳公主硬生生求下皇兄一道圣旨，拆散了一对鸳鸯……

落水而去的是烨阳公主，重获新生的却是穿越而来的凌悦然妹妹。

抱着混沌的脑袋，凌悦然一直在琢磨些事儿。真的，虽然从小到大她都不太靠谱，不论是为他人处事还是命运机遇，但现在，她特别希望自己能靠谱点。

落水后昏昏沉沉的那些日子，她时时有一种被人招魂的感觉，似乎有人在极力挽回她的小命。那人的手温柔地划过她身体的每一处，虽然睁不开眼看清他的模样，但他一定是怜惜至极的。最奇的是，那招魂的方法很独特，一个纸折的许愿荷灯，被那人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的胸口深处……

他是谁？正在实施换心手术？可为啥用纸来代替人家的心啊？



终于醒来,接受了穿越的事实,但目前,“八卦凌”急需弄明白想清楚的是:堂堂西凌国的烨阳公主为啥非死乞白赖地要下嫁到乔正岳的府上?这一行为惹得她皇兄龙颜大怒,下旨“天地之大唯乔府可容”。这是赤裸裸的禁足啊!而那个乔正岳充其量不过是个二品骠骑将军,就算是三代为将、朝之栋梁,就算是他有绝世容颜、魔鬼身材,但他早有指腹为婚的表妹。烨阳,你何苦斜插这一脚,毁了三个人的一生……呃,不对,是十五个人的一生?

不得不佩服乔正岳,竟然除烨阳公主外,一口气娶了十二房,到底是好色本性,还是为了气走公主?难道他不怕公主跑回娘家,定他个欺君之罪?更何况,烨阳在乔府是上不讨公婆欢心,下不讨小姑亲睐,中还招夫君恨,夫君的表妹嫉,夫君十二房小老婆冷嘲热讽,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依然无怨无悔地留在乔府?

“难道是因为……”凌悦然托着下颌,唉,真的很头痛啊。莫非是传说中的爱情使然?“因为爱情,不会轻易悲伤,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……因为爱情,简单地生长,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……”悦然学着王菲那颤抖的音调唱出了心中所惑。

“叭唧!”有人在梨园的门前滑倒,听这响声,估计摔得不轻。悦然的眼朝屋顶翻了两翻,找麻烦的又来了。

“啊!表小姐,这……这可怎么是好?”贴身奴婢妩燕惊呼失声,连陪小心。接着便是乔正岳的表妹司若兰呼天抢地一阵干号,与此同时,陪同人等在这冰天雪地里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行动,有人搀扶,有人唠叨,有人回禀高层,有人指桑骂槐……

凌悦然披着烨阳皇兄所赐的纯白而华贵的狐裘大氅,手里揽着妩燕刚刚加好炭的暖壶,步履蹒跚地走到事发现场。倒不是悦然不想一蹦三跳地去看自己制造的杰作,更不是她故作淑女笑不露齿,只是这不争气的身体太虚弱,虚弱到举步维艰、咳中带血。唉,21世纪羡慕的弱柳扶风身材终于落到了自己身上,可是,这感觉太叫人无语了,连笑都会胸口痛的人伤不起啊。

努力装作世界上最无辜最纯洁的人,凌悦然抬起乌溜溜的大眼,怯怯地看向被滑出一条道儿的雪地。鲁迅先生果不欺人——世上本无道,滑的人多了,也就有了道。

忍不住唇角上扬,眉眼含笑,一不小心笑出声,却震痛了自己的心。



公主要休夫

“你！你竟然敢笑我？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故意害我的！”司若兰回头呼喝，“你们可要给我作证！”留下来的司迷们立即频频附和，更有几位姨娘呐喊助威。

“那是，兰姑娘，我们可是看得分明。当年你与夫君情深意笃，若不是她仗着公主身份，带着圣旨插足嫁过来，我们夫君也不会受今日之冤。”

带着圣旨插足？好有创意的句子！可是，她们夫君受啥冤屈了？

听着这些人的河东狮吼功竟然丝毫不亚于21世纪的自己，悦然撇嘴。原来女人吼起来真的不可爱呢，可怜肖东华还把自己捧在手心，想起他帅帅的模样、满眼的温柔、宠溺的爱怜……就叫她幸福到想捂脸。

“那里有指示牌，只是你的眼睛长在了头顶上。”凌悦然顺手指向昨晚指导妩燕完成的小雪人，高举的指示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——温馨提示：进园请走侧门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司大小姐怎么会乖乖就犯，一脚踢开了大门，然后……

看司若兰小姐秀眉紧皱揉屁股的模样，凌悦然很有成就感。不错，鄙人是故意的！这招激将法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，料定她看到后更不会走侧门，便吩咐妩燕隔几个时辰在大门旁浇一次凉水，让雪地凝晶结冰。而司若兰正摔在凌悦然给她画圈的地方，这叫不摔则已，一摔伤筋动骨。

“我要告诉表哥，说你故意害我！”司若兰见悦然眼中带笑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我为何要故意害你，你若不到我的梨园来生事，我又如何能故意害你呢？咳咳咳……”凌悦然已经出来太久，呛了不少冷风。

“你看不惯表哥对我好，所以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别在那里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东施效颦想恶心谁？哪个院里的姐姐没受过你的折磨？”

悦然朝天翻了个白眼——烨阳，你真是这样的女人吗？从梨园的装饰，从落水后十几天不见夫君踪影，悦然绝不相信凌烨阳是个争宠呷醋的人，绝不信！

但司若兰有个词倒是说对了——效颦，确实，便是西施在此，凌烨阳若效她一效怕也难分伯仲吧？这亦让悦然更不解，为何骠骑将军乔正岳不爱悦然？

“啪！”一个耳光毫无预警地甩在了悦然的右脸上，一片火辣。



“贱人，叫你笑我！”司若兰颇为委屈，呼呼地吹着自己握掌的柔荑，似乎比凌悦然还痛。

悦然因神游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硬生生承受了司若兰扔过来的巴掌，直打得她痛到胸口。挨打后先是有些茫然，接着她便有奋起杀人的冲动。不带这样的好不好？为什么总是打我的右脸——左撇子，我受够了！

俗话说事不过三，这是凌悦然醒来后所挨的第三个巴掌，且全是拜她所赐。

“公主，你怎么样？表小姐，你太过分了！”妩燕又惊愕又心痛，见凌悦然被打了个踉跄，忙挺身护主。

“下去，贱婢！这里是将军府的梨园，不是公主的寝宫！”司若兰杏目怒瞪，广袖一挥，带起一阵冷风。

“你还知道本宫的身份！好，很好！妩燕，你且退下，公主我也不是吃素长大的。事不过三，本宫就当被疯狗挠了，再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本宫就把你打得屁滚尿流！”凌悦然掳了掳袖子，又被妩燕抹了下去。

凌悦然冷哼一声，努力想装出冷冽劲儿，不过嘴角被打得好痛啊，使得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失真好笑。“哟”了一声，她摸了摸右脸颊，又红又肿。

“公主？！”妩燕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凌悦然，明眸中装满了疑问，但还是在见到悦然凛然的痞子公主气场后乖乖退后了一步。

其实我……唉，算了，悦然始知什么叫祸从口出，这下连妩燕都怀疑她了，真正是穿了龙袍也不像太子！

“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这么对我说话！还敢笑？！”一阵疾风呼啸，凌悦然本能地偏头——再让你招呼上我的右脸，那我的左脸不是太没面子了？！哈哈！

其实打架什么的，凌悦然才不怕，咏春拳也不是白练了二十年的。这么近距离的格斗，她只需轻轻反转点拍就能将司若兰击倒。只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悦然的手腕确实挡开了司若兰劈来的刀掌，但却不能借力发力，只因她身子骨太次，还是被司若兰的气势带得跌坐在地，好在保住了脸面。

“啊！”未料，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司若兰突然双膝半跪着摔下来，倒在凌悦然旁边不远的雪地上，气得哇哇大叫，“你敢耍阴招！烨阳，以前我真小看了你！哼哼，有本事就亮出来！”司迷们赶紧地去扶司若兰，却都被她气恼地甩开了。



公主要休夫

凌悦然翻眼看向妖燕,方才妖燕的动作很细微,但那道白光悦然确定是从她的纤指上飞出。妖燕亦发觉了凌悦然的目光,有些不自然地避开。

一团雪球冲凌悦然的脸上砸来,司若兰叫嚣着:“你怎么还有脸活下来?即使潭水淹不死你,你也该给夫君一个交代,了断了自己才是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了断自己?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?”打雪仗什么的,凌悦然会呀!悦然回司若兰一颗虽小却硬度密度惊人的雪球,嘿嘿,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有点腹黑了,配不上烨阳所赐的仙子容颜。

“啊哟!”司若兰被砸得大叫,眼泪汪汪地哭喊,“你勾引蓝苑国的二殿下未遂,被他推下莲潭,若不是夫君一时心软救下你,哪轮得到你在这里欺负我。呜呜呜,姐姐们,你们可都看到了,是她欺负我。只要有她在,我们便没好日子过……呜呜!”

夫君心软?救我?一个金盔铁甲的神兵形象跃入悦然的脑海,这个人便是夫君?但若说他心软,她却不信!到现在,自己是死是活,这个名义上的夫君都未来探望过一次,还谈什么心软?对一个他不爱的眼中钉,对一个勾引别人未遂的“过期”大房,他会心软?不过是怕我死了,毕竟是公主,对皇室不好交代吧!

“啊!”不敢小觑司若兰的学习能力,她回了凌悦然一颗硬度密度更强的,更砸在悦然挨打的右脸上。

喂喂喂,不带这样的!你这也忒狠了点吧?咱可没有正对着你摔伤的腰砸啊,悦然大呼做人要厚道!

“你们还愣着干么,全给我砸她,替表哥砸死这个红杏出墙的贱人!”

天哪,司若兰号召了。凌悦然在想,咱是不是该学周星驰双手捂脸,大喊——给个面子,千万别打脸啊!

一场难解难分的打雪仗别开生面地展开了,凌悦然岂能坐以待毙?也顾不得对妖燕的质疑,打仗要紧。

突然一个明晃晃的东西自司若兰的胸口弹出,映雪闪耀,落地无声。

那是什么?好像金币巧克力哦!

司若兰紧张地“啊”了声,但在接收到凌悦然好奇宝宝的眼神后,顿时变得得意骄纵起来,快速拣起,放在唇边吹了两吹,“哼,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免死金牌。你身为皇室公主,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?”明摆着是嘲笑凌烨阳在



皇宫不受宠，偏来乔府拿着鸡毛当令箭。

凌悦然“啊呜”一声，烨阳那皇兄真够秀逗的，非但禁足，还赐人免死金牌干啥玩艺？难道是想整死老妹？难怪这帮人欺负起公主有恃无恐，这不是叫人家关门打狗吗？呃，啊呸！谁是狗啊？

见悦然神游，妩燕以为她是想起了儿时皇宫备受欺凌的悲惨际遇，不由心中一痛，若不是遇到东华圣君仙长，公主怕是早已……世人皆不知皇宫懦弱的烨阳公主其实就是叱咤疆场的凌阳公主。

眼看着自家公主遭遇雪球袭击，妩燕也是个精明人，一把扶起悦然仓皇地逃到廊下的圆柱后。这里地势不错，就是没什么雪资源。悦然一眼扫到檐下放着的把油纸伞，立即示意妩燕撑开，妩燕疾速旋转伞身以保护她俩转移阵地。

哈哈，真的很好玩，妩燕手中的伞成了凌悦然的保护神器、盾牌，而悦然则负责发射“子弹”，基本上弹无虚发。不一会儿，妩燕手中的油纸伞就只剩下了伞骨，悦然索性豁出去了，拼得一身病也要打倒“列强”。

雪地里到处是司若兰她们气急败坏的叫嚣声，夹杂着妩燕关心凌悦然的惊呼声，再有，便留下了悦然清脆的欢笑声，直笑到心口震痛，笑到喘气如牛，笑到快没了力气。真的好痛快，从没有哪次打雪仗可以这么尽兴地发挥，因为以前面对的是好友，不好真下手。这次虽然没把她们当仇敌，却早有教训她们的心思，所以打得分外猖狂。但是力气快要用尽了，头脑开始缺氧地眩晕……

“司若兰，再吃我一球！哈哈！”凌悦然将头钻出只有几根伞骨与碎油纸的伞面，对准司若兰就是一记扫射，结果预料的哭叫声没有传来，却是一声柔柔的——“表哥？呜呜呜……你可来了！”震颤了凌悦然脆弱的耳骨。呃、呃、呃，表哥——她的表哥不就是自己的……

一瞬间万籁俱寂，除去司若兰与她搬来救兵的女婢迎露，一干勇扔雪球的女将们全都欠身道福，再一个一个都灰溜溜地离去了。

凌悦然与妩燕缓缓地故作矜持地纠正了一下不雅的姿势，双双透过伞缝往外看。

他，侧站在那里，没有揽住司若兰，只是任她那般小鸟依人地伏在怀中。也许是他矫健的身姿太过完美，以至于明明那件月白色的常服略嫌宽大，却



公主要休夫

又是那么理所当然地契合。腰间所系的锦带下坠着琉璃般透明的长命扣,和风而鸣,清脆悦耳。张扬的三千乌丝随风肆舞,青紫色的玉簪隐隐泛起白雪的晶莹。

他的手里正捏着凌悦然没有投中的“子弹雪球”,然后,悦然的耳骨不自觉地动了两动,听到一声若有似无的轻笑,接着他的手便开始有一下没一下地掂着雪球。话说,到现在悦然都没有勇气抬眼看他的脸,她怕呀!

突然感觉他似乎要抬眼看自己了,凌悦然的心突地跳起来,差点就跳出嘴巴。“喔”了一声,忙捂住嘴,谨防被他看了笑话去。话说,他的侧脸真是完美到无可挑剔啊,前阵子悦然在猛追《幸福最晴天》时,就觉得项允杰帅到不行,温柔到令人发指,正脸侧脸都叫人神魂颠倒。嘿嘿,说句露骨的话,那电视剧其实比较狗血,但两个男主却很赏心悦目,同时也是吸引凌悦然看下去的唯一动力。

现在,悦然更佩服自己对美男们有先知般的“凌氏见解”——没有最帅,只有更帅;没有最酷,只有更酷。

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,直有捧心的冲动,但下一秒凌悦然就泄了气,因为她接收到酷哥一记极有杀伤力的冷冽眼神。

酷哥抬眼看向凌悦然。透过支离破碎的伞骨看去,只见他薄唇微抿,勾起的弧度有点狐狸的味道。凌悦然有点害怕,却又有点贪恋,这表情好诱人。咳咳咳,不要扔烂菜叶啦,俗话说得好呀,一笑倾人城,再笑倾人国,到凌悦然这儿,直接一笑倾人好了,悦然倾了……要不是妖燕的伞骨差点戳破凌悦然的额头,她已然倾倒在地了。扒拉开一小块破油纸,悦然的眼球早迫不及待地OUT了。

酷哥,有没有人告诉你,要笑就笑,不笑就不笑,似笑非笑,似有若无,像猫挠痒痒,又痒又痛,不带这样的,好不好?帅就了不起吗,就有权利这么勾引人?

看着看着,突然他动手了,手中的雪球越抛越高。他想干什么?难道要为司若兰报仇,怒斩凌悦然这新鲜出炉的草根粉丝?条件反射般,悦然蹲到地上,扒拉起一抔雪,速度挤压成球,以投铅球的姿势,三步弹跳——射——

“嘭!”空中,两球相遇,可想而知,凌悦然的大雪球因制作仓促,毫无战斗力,被他击出的小雪球砸得四分五裂,化成一片雪雾,便在他的咫尺之地



纷扬落下。透过白茫茫一片的雾气雪片，凌悦然傻乎乎地看着他，恰似雪之精魂。悦然有点羞愧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是她先攻击的他；明眼人也都猜得出，是她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。悦然的脸红了，更不敢抬眼看他。

侧目时却看到司若兰眼中一闪而过的狂喜，她乖巧狡黠地笑着挽向乔正岳的臂弯，“多谢表哥替兰儿讨回公道！”

也好，司若兰基本跟凌悦然是在一个调子上，也是以小人之心度了乔正岳的君子腹了，哈哈，此言一出却正好为悦然解了围，令她出师有名了。

“公……公主？你……你……”耳边传来妩燕小声的低喃，凌悦然才惊醒，直有捂脸的冲动。

完了，她没脸见人了！突然想起来，她不但是堂堂公主，还是守了三年活寡的乔大将军的夫人，刚刚她都干了些什么？连一向视自己为天的妩燕都结结巴巴地道出了疑惑，遑论他人，凌悦然——你OUT了。

唉，无法挽回了，她的公主形象！咽了口冰冷的口水，对妩燕小声说：“手头上有铁锹没？”

“呃，公主？”妩燕明显是跟不上凌悦然的节奏。一双美目睁得又圆又大，嘴张成“O”型，若不是时机不允许，凌悦然一定会捏颗小雪球塞进去，但现在，她要明哲保身啦。

略倾了倾身子，凌悦然附嘴过去，“我想挖个雪洞，钻进去！哈哈，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，难道说坐以待毙，等对面那冰山似的美男发难？

一手提着裙角，一手拉起妩燕，悦然主仆俩在雪地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脚印，喘气声何止响彻云霄，哈哈，可是谁管呢？她是公主，她最大啦！谁规定公主一定是什么样子的？

“啊——”因为又小人地度了美男的君子腹，回头窥探敌情时，一时不察，凌悦然悲催地往妩燕的“骨头”伞上摔去。

“公主小心！”妩燕情急之下一掌推来，顺手将伞抛开，再想来接凌悦然时，却见不争气的凌悦然被她的掌风带得跌坐在雪地上。

一阵清风，似夹杂着悠悠的兰草香气送入鼻间，眼前只觉得白影旋转，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锁在了怀中。垂眼正对上扶在自己肘弯上那只指骨分明的白皙手掌，难道说……凌悦然的脸又红了，